

書 小半角

編 奇思艾

井山

實踐論

著 柳 湜

B023/4736

+Z1/4464

000964

B023/4736

+Z1/4464

實
踐
論

著 湜 柳

教
宜

王
君
氏
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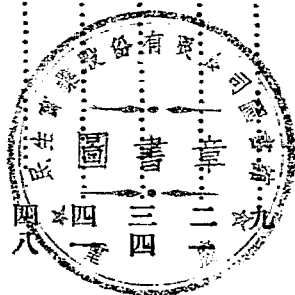
登記號 67120

37年2月24日

3204/1954年3月15日
4736
(2) 登記號 7670

目次

前言.....	一
實踐論.....	一
幼稚病.....	一
清一色的公式主義.....	一
太狹隘了.....	一
用新的尺度看人.....	一
關於態度.....	一
雜誌論.....	一



六〇

前言



這一個小冊子可以說是救亡的基本認識的一個姊妹篇。我們對於救亡有了最基本的理論與策略的認識以後，並不能說我們救亡工作就一帆風順了。在救亡的實踐中還會發生許多問題，說不定我們還要犯許多錯誤，還有許多困難一時不容易克服。我們時時會感覺自己所知道的太有限了。我們越往實踐中去。越會感覺我們要多學習！

這裏收的八篇文字，自然，這也是我個人的私見，但却不是坐在亭子間裏空想中寫出來的，每一篇文字都是針對着當前實踐中已發生的問題，受着朋友們督促，逼得我動手寫下來的。雖然，我也知道我這幾篇文字，並沒有什麼大道理，但自己在寫出後却感着一種說不出的自慰，因為我所要說的話

，倒是恰如心想的說出了。

在文字的內容與形式方面，我在這幾篇東西中，儘量在求避免公式主義。我一想到實踐抗爭中的艱辛，我覺得我應該把文字寫得更親切動人，使忙于抗爭中的朋友們讀到這些東西不覺得過於枯燥，讀不終篇，就要昏昏入睡了。

然而，這不過是幾個例子而已。實踐的抗爭中，問題還多着呢！我們要學習的還多着喲！這幾篇小文章就作為我對實踐中的一切朋友們的一種隨便的懇談罷！如果有人從這些文章中，能得到什麼，那我可不敢居功，那是因為實踐啓示了他們，真正引導他們認清抗爭中的一切的，還是他們在實踐中的艱苦抗爭呀！

柳湜 一九三六，八，卅日於上海

實踐論

在這國難一天天嚴重的關頭，一個人的社會的評價，往往是依據他的實踐為標準的。這時，大家在無形中默認着：「行動高於一切。」你把你的能力，用在共同的抗爭上去，你能獲得社會的贊同，你離開了實踐，逃避實踐，你要遭社會的冷視，或唾棄。

自然，這是一種真理。在敵人毀滅你共同的生存依據前退避，什麼都被毀滅了，你一個人也不能獨存，在民族奴化中，保不住民族的文化，保不住什麼更崇高的東西。這時一切民族的精華都表現在抗爭中，也保藏在抗爭中。

民族的危機的威脅每一個人，擾亂每一個人的心房，使每一個人都攷慮。

到自己如何實踐的問題。

熱情的青年人容易確定自己態度，雖然實踐要受到社會層的根性所限制，但青年人仍少顧忌。他們看重的是實踐的最有效的方面，所以青年人喜從軍，參加到最前線的工作上去。一九二五年的北京學生丟掉學士招牌，好像草鞋一樣，到黃浦從軍，這不難理解他們的心理。今日青年心理上表現的是直接加入戰鬥，比起一九二五年來，要普遍萬倍，堅定萬倍，但因環境的困難，他們正在對這一個問題苦悶，不容易得到解決。

有的青年沉痛的喊出，「找不到死所，——爲民族而死的死所，」他們四方八面在找能領導他們的人，他們準備把自己最後的一滴血，都用到爭取民族生存上去。

許多職業青年，都不安于他們的職業，想當兵去。有一位在洋貨店的青年朋友告訴我，他的店裏販賣的貨，恰恰就是走私來的仇貨，他曾對老板反

對過，無效，並且遭了老板的威嚇，他氣得發狂；甚至發生了他要放一把火，把這個店燒成灰燼才甘心，氣得生病了。

苦悶！苦悶！普遍的是苦悶！廣大的青年們要求如何參加到實踐的抗爭中去！他們到處亂跑，找機會。他們寫給最進步的刊物道：「你們的話我聽夠了，都懂了，我們要的是行動，怎樣行動。空頭的話不要說了罷！先生！」他們看不慣缺乏熱情的人，他們冷視一切不能參加到最實踐的方面去的人。他再忍耐不住，不能等待了。

這種觀念，不知不覺的佔着一種支配的勢力；就進步的方面說，它也有促進許多躊躇不定，退避現實的人，也不得不來考慮自己怎樣參加實踐這一個問題的作用。但在相反的方面，他們把實踐的了解陷入極狹隘的牛角尖去。好多人誤把實踐看做是限於狹隘的直接和敵人抗爭，誤擱最前進的社會層的分子的實踐作為各社會層的實踐標準，誤把一個社會層的各個人的發展看

做齊一，這樣一來，妨害了全國民的聯合禦敵，阻止了許多可以前進的人站着不動，站在抗爭外面。這種狹隘的實踐觀，無疑的是不了解全國民聯合禦敵當前這一最高的政治原則。它的本身是反實踐的，在哲學上，它是一種機械論，它將妨害全國民聯合禦敵這一最高原則在全國規模之下取得勝利。

那末，正確的實踐觀又是什麼呢？

我想，我們的眼睛要看廣一點，要確確實實看在現實的中國，不能單是一種理想，同時要放棄偏狹的宗派性。正確的實踐觀，是從一種廣大的範圍，綜合而又流動的發展中去了解的。我們要考慮到他的社會層的限制性，他的個人的了解的程度，不能一定強他怎樣，強不能為能，因為參加實際抗爭是應該自願的。我們只能看他能參加實踐的限度，讓他發展，不是說，他只能寫文章，不對，一定要拏槍，寫文章就不算參加實踐，不夠。全國聯合禦敵的原則，是要全國民，按照各人的可能，把自己的最大能力運用到這實踐

來。實踐也無非由千萬萬不同的人，有的在戰場上，有的在生產中，有的不過動動筆桿，甚至還是在作一隻歌，講一回書，但只要這些方面都反映了國難，都可說他盡了一部分責任，盡了多少，這是不必去問的。固然，我們極盼望大家都盡大的職責，但我們不應拒絕人家盡小的職責，阻止這些慢步走的人，罵他們落伍，看不起他，丟掉他。

是的，社會層的不同，不能作同一的希望，這一社會層能盡的歷史使命，只有這樣多，是不應生出更大的幻想的。

同一社會層中的個人呢？自然，有最進步的，也有最落後的，你要他多做事，你也應該用教育和說服的法子去做，不是把實踐的圈子畫得太小，使人不敢進去。

全國民的聯合陣線，主要的是不使一個人不能參加到實踐的抗爭中來，但不作每一個社會層，個人都盡同樣的力量解釋，他們要把各種各色的人，

千長百短的人，都統一到抗爭中來，要他們各人拿出各人的能力，特長出來，那怕是一點點，也好，就讓他自己發展罷。

因此，每一個中國國民，要參加救亡，並不要個個當兵，個個把職業丟掉，不許人家辦雜誌，寫文章，把實踐弄成這樣狹仄，不打仗，就不實踐，離開了實踐。一個真正實踐的人並不是這樣。他是按照他的生活的環境，在他那範圍內，去參加的，祇要在他的環境可能內，去參加直接或間接的工作，他都可說是參加了實踐，沒有離開實踐。

至于一個作家呢？他雖然沒有直接參加作戰，簡直沒有到過戰場，但他根據戰士的通訊，報紙的記載，他在遠遠的後防的書齋，在創作一篇以戰爭為題材的小說，祇要這作家與前線的戰士同站在一個意識上，他的寫作依然是一種實踐的工作，這位作家依然沒有離開實踐，他仍是一個實踐的參加者，不過戰鬪的領域不同罷了。我們不能淺薄的，膚面的解釋實踐，以為一個

地理學家，必定要把地球各角落都跑光，他才配畫一個地圖，沒有跑遍世界的人，就不能成地理學家了。

可惜得很，現在確實有不少的人有了這種誤解了。乍看起來，他是最前進的，實在他反在有意識或無意識中，消滅了一切進步的作用，在分散團結救亡的力量。

這現象，尤其普遍的表現在智識者方面。去歲學生運動中，進步的學生，就因這認識的錯誤，有把許多中立或讀死書的學生當作漢奸看待，或認為無希望不理他們，讓他們逃開現實。

在文化界方面，也有許多人還因襲了士大夫的偏狹性，對於自己的伴侶一點不寬容。你說我離開了實踐，我罵你陷入了坭坑，專門在小事上鬥氣，互相不肯讓步，弄得風波起伏不定，一團糟，變成了混戰的局面。到底誰是實踐的呢？結果是不易說，因為即令你在意識上是前進的，或者你在行動上

也做得比人高，如果你忽視了幫助你的朋友前進，參加到實踐的方面來，那你的進步的努力也要被這消極的拒絕所取消了。

這不僅是一個寬容的問題，同時也是一個認識的問題、對於實踐了解的問題。

幼稚病

也許是因爲自己生得太瘦了罷！常常容易被朋友們疑心我害着了什麼病。來到南方，的確不假，身體常常不大安適，體重也輕了五磅了，朋友見面更離不了要問：「你不大合水土麼？又瘦了。」我常常被這種過于好意的關心弄得不安，因爲自己本來沒有什麼病，而偏要被人誤解自己是一個病人，我不大高興。我怨恨自己不能長得胖團團的，使人一看，知道自己是健康。但是，這有怎樣辦法呢？瘦子是不容易發胖的，這與窮人不能馬上變爲闊人一樣，我的要被人們的誤解大概是不能免的命運罷！我只得退一步想，也好，人家的關心，也還是可感的。我可以多多注意衛生，注意健康！

由自己的這種怕病的心理，想到現在一般人的口頭上罵人最流行的所謂

「幼稚病」上去了。這一種病症，從名辭上看起來，好像是年輕的人最容易害的，我想，如果一個健康的青年，也像我生得瘦一樣，硬被朋友懷疑他害着一個這種病症時，他也一定要感着幾分不安罷！而年紀輕輕，正和我生得瘦一樣，是不能馬上改造的，鬚鬚要它一晚長起來，還要它變白，那到底是不可能的事呀！

不過，我雖然不高興人疑心我有病，但如果自己真的病了，那倒是很聽醫生的話的。譬如我頸子上的那小塊頑癬，雖然不是大病，但總不能不說是病。我非常地注意它。左醫不好，右醫也不好，最近有個朋友要我用阿墨林，我就忍痛用阿墨林，不好，最後有一個醫生告訴我，「汚愈露」要比阿墨林好，我馬上就改了「汚愈露」。我極力要知道這一個病的性質，並且馬上想醫好它。

這「幼稚病」呢？雖然不是生理上的病，却比生理上的病來得更危險，生

理上的病，最大限度的危險，不過喪了自己一條命或傳染給少數的人罷了，但這認識上的病，却可以斷送一個民族的前途。真的害了這種病症的人，爲了民族前途的健康起見，我想，大概也會心平氣和，很懇勤的去找醫生來醫治罷！至于因爲自己是青年，而被人「善意」的懷疑，雖然不免感覺幾分委屈不安，但如果在大處着想，我倒以爲反是自已一個反省的機會，沒有什麼值得氣忿的。

既然「幼稚病」，「幼稚病」已經成爲口頭禪了，一定是有這一種病症的存疑在無疑。雖然我們不應該隨便開口亂道，疑神疑鬼的去替別人下診斷，但作爲一種認識病來討論它，想來那倒是極迫切需要的罷！

通常所謂認識上的幼稚病，如果照字面說，那是沒有多大危險性的，一種單純的幼稚，那容易被人覺察，孩子的行爲，大人並不真的去認真它。幼稚病變爲了一種危險症，是它在外表上顯出的病象並不一定幼稚而實際上是



非常幼稚。所以有人稱它爲「左傾幼稚病」，現在我們要討論的，也就是這一種。

這種病我個人雖把它列入認識病的一種，但它發生確常常是在行動中，正因爲這樣，它比普通認識病更惡性，它是一種內臟病，它隱藏在實踐過程中，起了一種自戕自毀的作用。

這種病，在過去人類的歷史上大致是不斷的存在過的，今日中國救亡實踐的過程中，自然也有它的芳踪。今日我們發現的病象，是有些人以各式各樣的面貌，各式各樣的方法在反對聯合救亡戰線，破壞，自毀救亡偉業。

我們常聽見許多美麗的高調：說聯合戰線是大衆向特權者投降乞和，說聯合戰線一定要用什麼主義做基礎，祇有工人農人才能參加聯合戰線，我們在各種集會中，也聽見許多人在喊不需要的口號，傷害聯合戰線的戰友間感情，的口號和超過時代的演說。我們看見有些人還在那裏拒絕人走進戰線來，

緊緊把住戰場的入口，或者打開一扇邊門，嚴行身體檢查，只偷偷的放進少數中間人進來。我們也看見許多宗派在自己陣營內做忙於「安內」的工作，對子「攘外」反看不見。我們也看見有人處處在那裏用陰謀，詭詐對人，用懷疑的冷眼看朋友。我們也看見有的人，什麼事都不幹，只沉溺在空想中，去研究什麼領導權，將來，什麼什麼悠遠的事情。

本來在大馬路都可以說的話，有的人一定要躲在密室裏去說，本來是應該在廣大的大眾前公開進行的事，有的人一定要在地下偷偷摸摸的幹。本來天下的人有長子有矮子，有的人偏偏看不慣這些，要把矮子強迫拉長，或把長子的頭截斷，一定要改得和自己一樣高矮。本來一切子彈都可以打到一個靶子上去，有的人却要追問你打的動機，動機不對，就不許你描準。是的，這種病象是說不勝說的。一句話說完，他們都是離開中國實踐說話，專門玩弄高調，美麗的辭句，有意無意的在自毀救亡的偉業，客觀上變成了敵人有

力的清道夫的先遣隊。

自然，這種病症不是偶然的，我們看了許多最傷心，最可痛的現象，但我們不能灰心，氣憤，而是要冷靜的求出這病症的真實基礎，趕快去醫治它，不讓這病症發展。

這病症的基礎是什麼呢？

第一，是對中國現實只認識一個抽象，沒有認識具體的中國。這病症就發生在認識的公式主義上。因為認識的只是一個公式，只能把這公式套在現實上，他看不見實踐內的矛盾和聯結，看不見事變的發展和階段，看不見中國社會當前發展的新形勢下，應該有適合這新形勢的策略，去改變當前的現象。一切的幼稚病都是看不清實踐，理論離開了實踐，中國今日的幼稚病，也根源在這裏。

第二，中國今日的幼稚病又是中國過去革命中的一種不良的傳統的派生

物。中國革命有着可以誇耀世界的傳統，也有着不良的傳統。這種影響在不知不覺間分贈給許多人們了。即令你在過去還是一個孩子，你與這傳統過去沒有什麼因緣，在不知不覺中，你仍接受他的影響。這就是今日偏狹，陰謀，包辦，機械，空洞，公式等的來源。這種不良的傳統，不知不覺被許多無個人政治欲求，純粹愛國青年運用了，可是他不能幫助今日的運動，恰恰相反，它變成一種病症的重要因素了。

第三，它發生在大壓力下的一種反叛的情緒上。這四年以來，中國受到敵人的侵略，我國在外交上的無限制的屈辱，退讓，對人民極端的壓抑，造成了普遍不可遏制的民族怒潮，大家都得不到一個宣洩的機會了。反映在救亡運動中，不免有人只圖宣洩自己的情緒，一時走到偏激，不能抑制自己的情緒，正確的運用自己的情緒。於是，理智對於這些人失掉作用了，在一種激越場合，這些人不知不覺喊出了不需要，不合適的口號了。

第四，它確是中國社會的複雜性的一種反映，中國今日政治上的分裂，政治小派別，社會小的派別分裂的狀態，恐怕真是古今中外所沒有的罷！在救亡運動中，我們常常看見許多小團體的宗派性很不容易克服，甚至根本並非政治的意見不同，不過因各自小團體間起紛爭吧了。這確帶有相當的封建性。它與今日政治小派別的分裂，並非政治意見不同，完全是人的問題一樣，確有些像同出一個家門。起初我是覺得非常懷疑的，仔細的從社會整個發展來攷察，知道這並非偶然的現象。

第五，那是很可怕的奸細作用啊！奸細雖然一向是小白臉，現在却一天天進步了，他在面孔上也塗起紅來。他們爲了要破壞愛國運動，他們知道單從外面來打擊那是不夠的，他們於是進一步自己走到運動中來。自然，他們不能不把面孔改變一點，不得不打扮得很英雄，調子也不能不提得比一般人都高點。要這樣，他們才能深深的打入運動的裏層，進攻你的心房。可惜的

是，現在有許多純潔的青年，自己作了某一種奸細的傀儡，仍以爲自己是忠於民族，站在救亡的最前線，一點還不自知，反惡狠狠的怒視自己沉着應戰的戰友。這是非常痛心，萬分嚴重的現象啊！

以上是今日幼稚病發生的根源，在這些根源中主要的當然是屬於第一項，「認識不清」可以包括一切，至于第二，三，四呢，那也是不能不具體指出特別加以注意的，第五項的嚴重性，那不獨我們要大膽指出，還應大家彼此張着號筒，大聲疾呼呀！

我們既然知道這一病症是從一些什麼地基上發生的，那我們要診斷一個人的病，要如何下藥開方，那就不十分困難了。

我們的「污愈露」呢？

說來說去，根本的是一個大家對現實的中國的認識問題，這方面的話，我在別的地方說得很多，不想在這裏來重複。怎樣培養自己的基本理論，怎

樣去探討目前中國的新形勢，怎樣從實踐的行動中去展開你的認識界限，這一切等于醫生叫病者講衛生一樣，是在平日用工夫，或病後調養時的注意，在病的危急中是無機會多談的。

目前注意的是治標的方法，要如何趕走這病魔，如何防禦自己不受傳染呢？

我以為，我們對話越說得漂亮的人，越要注意，越要冷靜一些，馬上檢查你的左右罷！檢查你自己的思想，言論和行動罷！我們有一個最好的標準：一切合于聯合救亡戰線的言論，行動，為我們的標準。現在救了中國再說，一切太道理如果超過救中國，我們暫時不要領教它，一個什麼樣的英雄，如果說出來的話超過合乎當前救亡的實踐，我們縱不疑心他是故意和我們搗鬼，破壞大家的工作，我們也應該敬而遠他，他要唱高調，說夢話，讓他個人到喜馬拉雅山上去說罷，不要擾亂大家，如果發覺真是漢奸就要說服或制

裁他們。這是防禦的唯一妙法。

至于對於過去傳統下來的那些影響，我們要趕快丟掉它，丟掉它的方法是在自己新的工作中，去創造新的工作方式。

我們要約束自己的感情，不要被情感擾亂了，自己變成了情感的俘虜。民族解放工程是一個長久艱苦的過程，不能單憑一時熱情。一篇激烈演說，幾句激烈口號是無濟于事的，我們要求的是把這熱情化為長久的決鬥，不動搖，不灰心的持久性。只有這樣，才不會浮躁，才不會生出幼稚的急性病。

要如何才能消滅人與人間小派別的分裂呢？那也只有有在救亡的行動中，從自己做起。別的小組織存在，我們對它寬容一點，自己切忌為個人利益而有小組織，切忌和別人作這種無意義的對抗。在工作中去消滅這些封建的宗派性。我們應該絕對避免「內戰」，反對「內戰」，自己不加陣線內部敵對的鬥爭；我們暫時只注意一個主要的敵人，只顧到和這主敵作戰。人家無理由

的挑戰，一概不答覆，我們不在爭得口頭上的勝利，我們要求的是事實上的勝利，是在救亡工作中盡了比別人更大的力量，用這事實去回擊這些內戰的鬮武者。

最後大定不要忽視了漢奸，驅逐這些紅蘿蔔。

病，是大家都怕的。無論誰都不高興自己有病，但一個健康的人，不能不有一點醫藥的常識，不能不相信醫生的話，現在這一種認識的病是非常的猖狂了。不論已害着和未害着的人，不能不注意啊！

爲了民族生長的健康，我們要極迅速的消滅它——這幼稚病。

「清一色的公式主義」

十五六年前，關於寫文章，是頗用過一點功的。我做孩子的時代，自然學習的是古文。由小學而至中學畢業，主要的功課，可說都用在模倣古文上。從用「人生於世」，「人生於天地之間」那種爛調起，到寫出一篇較通順的文言文止，都在尋求「作文之道」。但我並未獲得寫文章的祕密。

到了中學畢業那年，文章是自謂可以誇耀朋輩了。但有一天，碰見了一位名士，他却澆了我一盆冷水。他說，『你還未到家，你的文章是你的小聰明。但你並不真的懂古文』。後來我向他「問道」，他却告訴了我許多做古文的祕密。

他說『做文章沒有什麼神祕，只要學會幾套公式。譬如學唐宋文，就要

嚴守唐宋文的公式。如果是韻文呢？你不獨語句用典要像唐宋人，要唐宋人用過的字，你才能用。就是在音韻方面，你也得注意，不能用漢魏人的韻，派頭，選辭，氣勢，一切都要像唐宋文。你的文章寫得不好，是字句無來歷，頭上學兩漢，脚下學唐宋，兩手則在摹仿明清，肚子甚至又受了梁啟超的新民叢報，章士釗的「甲寅」等文體的影響，所以弄得不古不今，不男不女，所以不成東西。」

我翻然大悟，一年後，我居然能寫出一篇純粹的仿古文來了。我送給他看，他道：『這本沒有什麼了不起，文章就是這麼一個東西，說穿了就不值半文銅錢。』後來他還告訴我，怎樣寫應用文，做公文，尺牘，挽聯，祭文等公式，不過，慚愧得很，我到這時却改寫白話了，這些公式我至今還未真的學會。

等到我自己多讀了些古書後，就覺得那位名士並不真的高明，他並不真

的懂得什麼古文，他懂得的只是公式，公式只學會了古人說話派頭，並沒有懂得唐宋文與兩漢文自成一體的本質在什麼地方，古文的價值是在什麼地方？他把內容與形式完全看成了兩個東西。我們爲什麼讀古代的文獻覺得其味無窮，讀了一篇摹古的公式就覺得惡心呢？

公式是一種爛調，是一種文字的遊戲，它沒有具體的內容。這樣的文章，一定沒有林語堂先生所尊重的「性靈」，沒有血肉，是一種裝腔作態，極不自然的文字。

這是古之公式主義，它的基礎是摹古，古之公式主義者死抱住的是自己最心愛的一部古書，或某一家的文體，去死學那文字的形式。不能跳出那圈套，實在不配談古文。

從舊的公式主義又使我聯想到今之公式主義上來。

圖在新文學方面據說已有公式主義的毛病，茅盾先生也約略的提過了，不



過，我不懂文學，我不敢來瞎談，我現在感覺到的是純文學以外，我們也發現不少的「人生于世」，「人生於天地之間」的調子和各色各樣的摩登公式，這在雜誌文體內，實在佔有很大的勢力，我們幾乎看出已成「清一色」的現象了。

我有一位朋友說得有趣，他說「今日這樣多的雜誌，你不必都看，你能將同一性質的文章每樣選讀一篇，你就等于讀遍全國雜誌了。至于紀念日的文章，你不必讀全篇，你只要把那尾巴上附着的部份，叫做『今年的任務』看完就夠了，以外東西，因為也許你早在五年前就讀過，實在不必再費時間了。」

他告訴我們：寫國際文章有一個公式，那就是祇要記清兩個世界的對立，資本世界相互對立中，主要對立是什麼，次要的又是什麼，在歐洲怎樣，在太平洋又怎樣？還要記得每篇文章要從「一九二九年世界經濟恐慌」說起，

慢慢說到資本世界由經濟恐慌，進入政治的危機，政權向左右兩極化，革命的威脅，歸結到今日是戰爭與革命的前夜，這是內容。

在文字方面，要多用「階段」，「恐慌」，「危機」，「革命」，「必然的現象」，「鬥爭」，「清道夫」，「××主義」等字眼，同時在外國雜誌報紙上找幾個統計數字夾在裏面。文體呢？有些好像外國文（指譯文的意思）就合式了。

「你不信麼？」他說，那我可以拏幾種雜誌你自己看，我們找出十種雜誌，討論同一問題的文章來比較比較，你除開可以看見這公式以外，能找到還有一點別的東西，我請你吃冰凍西瓜」。他又笑道：「不僅同一時間的文章是這樣千篇一律的調子，就是時間隔了幾年，如果排字工人要和你開一個玩笑，把一篇幾年前的文章誤排進去，大概讀者也不會覺得不合「摩登」罷！因為在國際的總的形勢，在未完全改變以前，這公式仍不會感覺過時的」。

他似乎勝利了，他繼續說，「現在最流行的又有一套叫做救亡的文體，

這一個公式，應用最廣，不獨寫國際政治文，經濟論文的人要用它，就是一篇文學論文，一封情書，一隻戀歌，也都得用的，那就是無論什麼文章中，大多是這樣開頭：「從九一八，一二八以來，敵人的侵略，是一天天加緊，併吞了東北四省，事實上又佔據了華北，現在又圖進窺華中，華南。」

無恥漢奸的出賣民族利益，節節退讓屈辱，使中華民族一天天淪入完全殖民地化。」接着就來一套「一切不願做亡國奴的人」應該怎樣怎樣，最後是結着一串口號。在說話的態度，你不能現出半點笑容，要多用「抗戰」，「國防」，「漢奸」，「聯合戰線」之類的字眼，不然，就不能算合于救亡文體。」

『一切都是公式化，報紙的通訊，有一定的格式，明明是記山東農村經濟的，福建人就疑惑他是記福建，湖南人疑惑他寫湖南。雖然，在中國農村一般方面是有些相同的，但是山東與福建，湖南的農村總各有它的特殊性，各有它的具體的不同事情的發生，你能看出一點不同的影子麼？』

『哈哈！你老哥編的讀書生活，那生活紀錄，不也感覺缺乏各自生活的特點麼？我就看不出各職業層的不同生活的特點在什麼地方，我只看見一個共同的貧困，苦惱，受壓迫，抗爭的稀薄的影子。』

『再放開眼睛一點，無論是「短論」，「隨筆」，「散文」，今日存在的一切文章，都可以找到它一個公式。所以我說今日中國真是公式主義的中國，「清一色的公式主義」，只有我們才有資格說。』

這位朋友的話雖然說得有些刻毒，但他指出的事實，却不能夠否認它。我們大家都有這樣的感覺了。今日一個刊物的編者，他會感覺到來稿的苦悶，太公式化了；同時自己也確不大愛讀別人編的刊物，至多也只打開來翻翻，選幾段看看，其他的似乎無須再讀了。因為說來說去，總離不了是那一套，是想得到的。今日一般刊物上，真正有充實的內容，而又有細緻的寫法，不落公式的俗套的文章，實在不能說多。這不能說是一個完全關於文體

本身的問題呀！

新的公式主義與舊的公式主義不同點，是在新的公式主義是只抱住幾個抽象的原則，不是在死板摹倣文字上。關於文體雖然受歐化，日本化的影響甚大，但它並不是造成新的公式主義的基礎。因為今日公式主義正與蘇聯在文藝界中發現的現象大致相同，在蘇聯，「文藝的公式主義是發生於作家或藝術家對於他所表現的人生有不盡了然的時候，而這不盡了然，則起因于作家或藝術家的與現實生活隔離，不成爲急劇進展的人生中的活動份子而只成爲觀察者。」

在我們這裏，（文藝方面除外），我們的作家是對於今日的世界尤其是中國的變動，還有「不盡了然」之處，大衆只認識了抽象的（不作空想解，是具體的抽象或原則的意思）世界與中國，只把握住了這一個大階段，（這還是就進步的說法）在一個階段內，關於每一事變之內的聯結的理解，那複雜錯

縱的矛盾的鬥爭與推移，都不能「盡了然」。因此，一個寫作者，在自己研究的領域，也就不能更深刻，更具體，發出來的言論也不免只會說些原則的話了。自然，這裏也可以說是：「作家與現實生活隔離」，作家對理論還欠深入，同時實際的經驗不豐富，不是這急劇變動的時代中的活動份子，只是一個擎着筆的觀察者。

爲什麼會造成這種現象呢？這一半是由於中國社會的複雜性，與變動率，對於具體的現實，不易把握，和過去理論的工作做得太不夠，一半也因「寫作條件太壞了，生炒熱賣，在所不免。」

尤其因爲後者的關係，現在一般雜誌文章的來源（文學創作在外），上焉者是公開的偷竊外國雜誌，略爲改頭換面，變成自家的貨色，不僅內容整套的搬來，甚至就連文字的形式，也還保有外國文的風度。是的，真的能保有外國雜誌文的風度也是好的，但不能，因爲外國文一改變成中國的方塊字，

因語法的不同，文體也變成四不像了。這樣一來，就變成了既無具體的內容，也沒有合乎中國大眾容易接近的形式，公式主義是十分澈底的。

下焉者，輾轉來偷竊國內稍有微名的雜誌，同樣略為改頭換面，變成自家的貨色。今日那些摹倣的冒牌雜誌，官辦雜誌，以及內地的報紙附刊之流，就是這些貨色，於是，我們對文化界內今日的言論，真的有那位朋友同一的感慨了。

我也和茅盾先生有同一感覺，我毫無譏笑或看不起別人一絲一毫的意思，因為自己也還是拚筆寫東西的人，自己寫的東西，多少也還是犯了公式主義的錯誤的。我們對於今日這「清一色的公式主義」的現象，雖然也感覺「前進意識的」『和有毒的』言論尙是「一與二之比」的現在，「即使是犯公式主義錯誤，也比沒有全好」。但與文藝領域內情形却不同，因為理論的領域與實踐的言論，它是直接指導行動的，不像文藝至多只指示一點方向。指導行動

，就要先了解具體的實踐，現實發展的每一環子，了解關於事變周圍的關係。在那裏允許你單作公式的說明麼？這一方面的公式主義，無疑的，在某種場合，它會發生很大的反作用，妨害現實的發展。它變成了一種超實踐的空論，即令辭句很華美，結果是做了裝飾舊社會殘餘勢力穢污不潔的那堆垃圾的「擺設」。

所以，今日我們應該起來和公式主義奮鬥，提出肅清公式主義，它的本身並不是公式主義。蘇聯的清算公式主義，不過給與了我們一個啟示。我們不是公式的模倣它，而是我們有極迫切的實踐的要求的。

是的，我們也不能止於「自欺的安心」，說說就算了。我們要準備長期奮鬥。

真能懂古文的人，並不甘于模倣一家之言，而是自己創造自己的文體，一個真的實踐的理論者，言論家，作者，他的嘴上並不常常流出標語，口號

，也無暇光去說原則的話。固然，以上那位朋友指出的那些調子，選辭，用語，原則，並不見得在一篇有充實內容的文章上，就不能用，譬如就國際政治說，那些原則，用語，用在拉狄克的文章中，不獨不惡心，而是最不可少的要素，因為拉狄克的文章另有他的豐富內容與嚴整的文體在。口號也不是不可喊的，但有一定的場所，同時，不僅是喊，最重要的還在有更具體實現這口號的行動。

今日的寫文章就是用筆說話，是說給現在的人聽的，不比太史公寫「史記」，是爲的傳之將來，也不比我幼小時學古文，爲的是「交卷」，討先生和父母的好，現在我們要向誰討好呢？是要向大衆討好，他聽了你的話，不會胡塗，也不會覺得高不可攀，你能啓示他認識，指導他的行動。

最後，我還得申述一句，今日的公式主義，要肅清不是十分困難的事，因爲今日公式主義的內容是偏于原則，譬如單就國際論文說罷！原則是太空

洞，但正確的原則也並不是可以忽視的。現在我們要克服公式主義，是把這些原則具體的應用到實踐中去，不單停留在原則上。這只是我們的一種發展。

誰也是願意自己有發展的。如何克服這公式主義呢？第一是與現實生活不隔離，做一個急劇進展的人生中的活動份子。第二是學習——理論與實踐。第三是從今以後不說你不十分了解的話。自己常常批評自己，也接受人家的批評。第四不要懶，不要再偷別人的東西。

「太狹隘了」

初到南方，自然對於南方的印象是膚淺的，我沒有勇氣厚着臉皮說我的印象，目前就不說什麼罷。一個讀書生活的記者的我，這次漫遊南中國，雖然現在方才開始我的旅程，但對於讀書生活在我足跡所到的地方，我都能看見它，我不能不生出深刻的印象。在香港，九龍無論那一個報攤，不論是佔有一個街角，或是擺在地下，都有着它的一席之地。這是何等的使我愉快！何等的慰我旅途的寂寞呢！因為它，我知道，在旅中並不是真的孤獨，在這個陌生的地方，原來我還有百千個不相識的朋友。在精神上，已經是融成一片了。

大概不僅是因為自己過於寂寞罷，我懷着一種希望，我想有一個機會，

會這邊的許多不相識的朋友，自然，這只是一個希望，這機會雖然不完全是不可能，但可能也確實不多的。我缺少交遊，又不能操粵語，怎能接近這邊的朋友呢？但是，我總在等待這機會，我非常重視這機會，我想親自從中國青年的口中，探得他們對於讀書生活的意見，以便將來帶歸，供我們編輯部的同人的參考。因此，更把讀書生活的內容，弄得更合于廣大讀者的要求。

幾日來，我要感謝此間的幾個朋友，我也略為會得幾個讀書生活的讀者，聽見一些比較是新的意見。我發生了許多感想，現在就寫出來作為第一次通信罷。

「讀書生活的銷場，在香港九龍還不能算大，如果按照它的內容說，是不應該這樣的，」一位朋友這樣對我說。為什麼不能「大」呢？我追問他，他的答復除開推銷的方法還不夠好，定價太貴以外，還有一段很值得我們注意

的話，就是它的內容還太狹隘，還沒有做到一切自學的人都感到興味。因為讀讀書生活的人，目前還是限於比較已有自覺的青年，沒有自覺，還在轉變中的人還不能接近它。它似乎祇注意到自覺的人，沒有注意到這以外還有更廣大的羣衆，沒有誘導他們自覺，沒有替這些人解決問題，沒有了解他們的生活，擴大我們編輯的眼界，把內容弄得更廣大，更合於大家的口味。

我聽了這番話，吃了一驚。我們負編輯責任的人，不能不認錯。我這幾天都想到這一個問題，今早一下床來，對着霏霏的細雨，我發生了許多感想。

「還太狹隘」，這四個字可以給我們這些從事文化工作的人無限玩味。不單指我們的刊物而言，今日一切的文化工作部門都是這樣。我們都「太狹隘」。在原則上固然我們應該做到最正確代表前進的意識，散佈新時代的種子，但不能看見接受我們播種的人就笑，就以此滿足，對於不能接受，甚

至冷視或反感的人就讓他去，使我們和更廣大的人羣間生出一條鴻溝，把自己的活動局限在這小的天地內。這實在是不可容恕的過錯。

我們要求大眾自覺，應該是解作，我們不許有人落後。我們對於已接受我們的播種的朋友，固然值得高興，我們應該使他們再繼續前進，但工作的重心，工作的最大意義，還在如何爭得不覺悟的人覺悟，落後的人前進。這是最艱辛的工作，並且是目前最急迫的。

現在單拏讀書生活說罷！

讀書生活是指導大眾生活認識的刊物。我們幫助人的地方很多。我們不必過於自謙，許多有了一點自覺的人，讀了讀書生活以後，更加前進，這有事實爲證。可是，沒有一點認識的人，就不容易接近它，這也有事實爲證，我那位朋友的話就可以驚醒我們。

我們一向在編輯方面忽視了社會的黑暗面，對各地文化發展的不平衡，

各社會階層間文化程度及因襲的傳統沒有深刻的具體的認識，對各種各樣生活型了解不夠。我們多憑主觀（雖然在時代意義上也算是客觀）的把要給人家的東西，清一色的呈出了。雖然我們呈獻給大眾的是衛生的糧食，可是對於不衛生的東西的批評，及怎樣勸大家講衛生，改變衛生的習慣，這方面注意得太少了。弄成了這衛生與不衛生的人們間，生出了一道牆壁，這就是目前讀書生活及一切刊物不能「深入民衆」的一個主因。

打開這道牆壁罷！放棄狹隘的觀點罷！放寬視些！

讀書生活應該做到更是大眾的。在編輯方面，當前我們要求它改變作風。無論在理論的與紀述的方面，都應該放闊大一些。要公開來討論各種生活，各種更平凡，更一般的問題。我們要認清我們的對象，實實在在過着什麼生活，在什麼因襲的傳統與陳見下，不要將他們抽象化觀念化了。我覺得我們要放棄我們是在教育某一階層的這種觀念，我們要切合當前國難教育，民

族統一戰綫下的很廣大的國難教育，我們是在教育一切的人。讀書生活應變爲各種社會層的人都要讀的東西，它能走進工廠，商店，農村，甚至閭房，富第。它應該是已自覺的人的朋友，更是未自覺的人的導師。不要僅是博得少數人的歡聲，而使多數人見而生懼，或漠不關心。它應該放棄後母的心腸，平等的對待一切孩子，我們在當前民族的統一戰綫下，我們不能讓那一個孩子落伍，那一個階層的份子站在民族抗爭以外，我們不能放棄一絲一毫的民族力量，這原則要用到教育上去，一切文化工作方面去。

如果以上的話是對的，那末，除開內容外，讀書生活中就連用語選題，以及一切派頭，最好能做到使最不懷好感，最異己的人（自然漢奸除外）也能看得入眼，覺得我們是在忠誠的從事國難教育，使一切胆小的人，覺得這不是一份危險刊物，一切沉於低級情調的人，覺得這裏面也有討論到他們的問題，使各級學生都要爭讀它，爭到這刊物上來發表自己的意見。

要這樣，這刊物才算做到極實際，適合大眾的要求，才能普遍到各角落裏去，真的「深入民衆」。同時也就避免了許多客觀上的麻煩，誤解，使這刊物的影響與銷路同時因而擴大。

是的，這還是關於原則的話。要做到並不是很容易。但也並非完全不能辦到。我這幾天來，天天在想它，想上海的一切刊物，想我們過去所做過的一點點所謂文化工作，我滿身都流着愧汗（香港的氣候並還沒有到要流汗的程度），一句話，做得都不很實際。我在反省之餘，就不禁把這樣要說的話胡亂的道出了。不知道對與不對，請你們判斷。不過，我對於自己的這種感覺，是相當珍重的，我想，這次南遊，即令一無所獲，我能對自己以前的工作，有這一番自檢，我也微笑了。

我希望你們能把這封通訊在讀書生活上公開出來，使我有對一切刊物編輯人請教的機會，也盼望各地讀者對我這番淺見加以批評和指示。

用新的尺度看人

日昨韜奮先生告訴我，說有一位青年和他談話，談到了我，因為我到過電影院，覺得很爲可惜。我聽了，雖然覺得這位朋友太簡單了一點，看電影並不是我的過錯，但我却也確實感覺幾分慚愧，因為他太真贗得可愛了。不過，我現在既不是在寫懺悔錄，也不便在這裏多囉嗦，個人的缺點也只好由自己去改正罷！現在我要講的却是由那位直友所引起我想到的怎樣估量別人的一個問題。

我過去的眼睛實在帶有很高度的偏見。在我眼內，覺得世間上並沒有一個完人，甚至感覺沒有一個好人，可以和自己做朋友。就是自己呢？也有些看不起。有時，我竟否認世間一切，頗有一些虛無思想。在二十歲時，我確

曾孤獨過，對世界有些厭惡之心。我不知道到了什麼時候，才把我這虛無思想洗淡。我很自知，我到最近也還沒有一個完全公正的胸懷，我還有些偏見，我看人，還帶有成見，我心中還有一個公式，一柄私家尺度，不合我的尺度的人，還不能認作自己的朋友。

我雖然不是一個人間的孤獨者，但我認識的人實在有限，我的生活周圍的圈子，平心靜氣想來，不是狹小得很麼？口裏有時也不免隨俗的喊出大衆，在自己的職業上，有時也很以爲自己寫的東西頗接近了大衆，自己是以大衆爲對象而寫作的，我是生活在大衆中，但是清夜一覺醒來，仔細一想，真是不免滿身是汗，慚愧得無地縫可逃。如果中國大衆，果真只是我所接觸的人，那不是在說天大的謊麼？

我明明還是在狹的籠裏，我比井底青蛙，能看到的世界寬幾何呢？

是的，我要生活在大衆中，我要做大衆中的一員，但是，那不是關着大

門，在自己私家屋子裏，與二三家人，七八良友，結爲幫口，作一場白天夢的呀！

我們不能忘記，在自己生活的圈子外，還有廣大的人羣，可以作爲自己的良友的廣大人羣存在；尤其在今日，爲了自己的存在，民族的存在，我們更應多認識些人，多多認識我們全民族救亡陣線內的戰友。

過去，我被那柄私家尺度，不知把多少人和自己分開了，隔絕了。我冷淡了，丟棄了許多朋友。凡思想上不合自己的意的，生活、習慣、知識、職業、社會層與自己不同的，我不要再接近他們。我不高興看見天下有長子，也有矮子，有前進的人，也有落後的人。我腦中的人類是一個抽象，不是具體的人類。我不了解具體的中國社會，中國社會所造成的具體的個人。因此，自己變爲真正的孤獨者了，只會在幻想中打滾，在極狹隘的圈子內，認識可憐的自己的左右，而竟把這微小的人口，當作大眾。

在生之抗爭中，我漸漸醒覺起來，覺得世界並不如過去自己想像中的一樣。我那柄不公平的量的尺度，應該先折斷它，我們應該有一柄新的，公正的尺度。

這一柄尺度就叫做救亡的公尺罷！它的用處只是估量一切人是否能夠站在救亡陣綫內來，是否有作為陣綫內的一份子的可能，這一尺度上，並不刻上分寸，不求我比你高幾分，幾寸。

思想不同，信仰不同，社會層不同，性別不同，生活、習慣、職業不同，認識不同，高矮的不同，一切發展的不同，我們都不管它，問的是你能不能參加救亡陣綫，你要不要救亡？

你要，你要參加救亡陣綫，都合和我們做朋友的資格，我們都可以做朋友。固然我們高興人家的前進，對前進的朋友致最大敬意，但在今日，我們並不能眼睛這樣狹隘，祇看見還是少數的前進的份子。

今日量人的標準，是言論，行動合於救亡的實踐。『前進』的份子，如果是在『關起門來做皇帝』，對自己的『幫夥』說些不着邊際的夢話，雖然話說得最『前進』，最動聽，而且美麗，堂皇，與當前實踐完全不相干，甚或妨害實踐，那不獨我們不能相信他，我並且要向大家說一句老實話，我們要提防他別有懷抱，因為最前進的份子，在實踐過程中，他是把握住了實踐，推動實踐前進的，他不會說出超過實踐允許的話，不會光發空頭支票，不會專門賣弄美麗堂皇的辭句，不會排斥同路人，阻止人家也走向前，甚或爭奪前進的道路，學着滿清大官出門，先叫自己的奴才清道，要斷絕交通，不許別人走路。

至於本來走得很慢的呢？祇要他的方向不錯，在那裏走，或剛剛踏上第一步，都一樣值得欣慰，我們反要向他們拍掌，鼓勵他們前進，自己迎上前去，慰勞他們，兄弟一般親愛的引他們向前。

我覺得，除開不合着我們這柄公正的救亡尺度的人外，我們無權力排斥任何人做朋友，但在朋友中，我重複的說一句，我們固然對前進的友人致最大敬意，但自己不要專被言辭所欺騙，因為一個最前進的人，在實踐過程中，是埋藏在大衆中忠懇的做平凡的工作，不會藉『前進』的幌子，招搖過市的，真理總在平凡中。真正的英雄事業，是切合實踐的事業，真正的英雄，是正確執行了實踐的任務的人。他不會故意做作駭人聽聞的事業，以欺世盜名。

因此，我的交友之道也是在平凡中。我是一個平庸的人，我在當前的階段，也頗以交納不折不扣的平凡人爲滿足，我不想對人求得更多些，雖然，我很敬重百尺竿頭更進一步的人。

在生之抗爭中，我發現這柄量人的尺度了。我非常的高興。雖然我對於自己萬分甘願接受一切直友的指摘，小心謹慎的去改正自己的缺點，但自己

却極端不願意再保有狹隘的偏見，不能容人，把自己束縛在緊閉着大門的書堂裏。

我想用這種信念去結交廣大的朋友，是的，我不能老死在狹的籠裏了。否則，我想，我永遠不能接近大眾，我只能在幻想中，自己欺騙自己，自己與實踐隔離，達到滅亡。

在漢奸化裝術一天天進步的今日，我要認識真正的朋友，不爲奸人所騙，所賣，似乎也只能投在更廣大的平凡人中去。『到什麼山，唱什麼歌』，今日我們唱的是救亡之曲；『陽春白雪』之音，卽令是最高的藝術，也祇好暫時做做俗人，不去聽它，因爲這裏以適合戰鼓的拍節爲必要呀！

關於態度

離開上海的前夜，野荒好像有許多話要和我說似的。起初，我並不覺得奇怪，因為我們這半年來，相聚在一起是很難得的，現正必要各自分飛了。人總是人，總不免受到離情的感染罷！不過她今日的態度，完全與平日不同，一切明快，大胆，頑皮，無賴，孩子的天真都不知到那裏去了，她變成一個莊嚴而又拘謹的人，沉默着，又明顯的告訴我，她要說話的表情，這倒使我感着非常的驚異與不安來。她改變得太多了。

我問她為什麼想說話又不說話，她低着頭在笑，還不肯直說，後來被我逼得她沒有辦法了，她才固意避開眼光看我，嚴肅的道：

「沒有別的，我希望你到香港後，在那邊，對人的態度要好一點；尤其

對於低級的同事們要多體諒人家一點。」她這時，將友誼的眼光直射着我，等候我馬上的答覆。

我想，我有什麼話說呢，「啊啊！」我點着頭，我記得她說這話已經不止一次了。

到香港不到一個月，在她的來信中，又一次的提到「對人的態度」的話，同時也還接到一個十年的老友的信，要我注意「對人的態度」的問題，從這些方面連繫起來，我對於自己對人的態度不得不懷疑起來，我在十分閑散中，我總想到這一個問題。

是的，自己離開學校生活已快十年了，這十年中，實在身經千磨百難，嘗盡了人間的酸鹹苦辣，什麼樣的人我沒看過？什麼虧我沒吃過呢？講到世故一點，我應該是一個世故老人了。然而，我學到的仍有限，我還不能深通世故，甚至還不能求得許多朋友們的諒解。

我虛心的回憶我對於朋友和一切與我交接過的人的態度。我想我一生沒有欺騙過人，沒有隱藏過人家的善處，但我不能把話放在心中不說，不能心口弄得不一致，如果他是我認為人生道上的同伴呢，我不會顧忌什麼，有話要說就直爽的說，我不能容忍人家的過失，一定要批評，我最看不起的人，是口裏說得漂亮，而行事完全相反的人。我不會轉灣子 有時也許過於熱情，不會裝笑臉，面像有時不大和平，好看。同時，我自己不會藏拙，我有意見，即令知道是淺薄的，我仍要說出，寫出。但問題是客觀上需要不需要，如果需要呢？我認為，在高深的話，高深的文章還沒有發現以前，淺薄的東西也還是需要的。我有點慫，有點像上海人說的，硬碰硬，你硬罷，我還要比你硬一點，我從來沒有對於論敵或仇人放過一絲一毫，我有時心中寬大得真是「海闊天空」，有時的確在弄「心眼兒」。我對年紀比自己輕的人或我尊敬的人一樣虛心有禮，我沒有高傲過，我對於偽善者，陰謀家，却從來不知

道天下有一個什麼禮字，帶住罷！其他的一切就可以不說了。把這一些綜合起來，就變成了我的對人態度。

這種對人的態度是否沒有毛病呢？

如果說是沒有的話，野荒和我那位老友就不會一再忠告了。如果單單把自己對人的態度，作一種反省，我就找不出自己的毛病來，毛病是存在的，到底存在什麼地方呢？我虛心的在追求它。

結果我發覺了。不僅發覺了自己的毛病，還發覺「對人的態度」這個問題，並不僅是關係個人與個人間的私事，值得談它，恰恰相反。在今日聯合救亡戰線下，人與人間的關係，是在一種新的編排中，從這裏面發生的問題，真是多而又多啊！這一個問題，在今日的意義下，已經變為一個值得提出公開討論的問題了。

我們先從主觀方面說罷！

我們在今日的做人雖不能做到人人滿意，也不應該過于世故，看了別人，都哈哈大笑，不管是非，一概點頭道好，把人與人的關係變成了毫無人性，完全是在登場做戲，但對於自己的周圍所接觸的人能避免人家的誤解，也總以做到最大限度爲好。我們似乎不應因爲自己的態度不好，使人拒絕你的善言，阻礙你的事業，這是萬分值不得的。所以，卽就個人處世而論，要注意對人的態度，並不是腐迂之談。這類諫言，是應該在正確的考慮之下接納的。

但是單說一個要注意是不夠的呀！卽就我個人說罷！我何嘗沒注意過，而事實上，我還是失敗了。

因爲我還太主觀了。在常識的談話中，我們常聽見人說，對人的態度，是決定于某人的生性，生來性硬，對人不免喜歡硬碰硬的，生來性柔，對人多樂意媽媽虎虎。大概這就是指一個人的個性罷！我自問個性很強，所以我

的對人也常不免受到這種影響，那是無疑，不過，單憑個性任情，那並不是真的獲得做人之道。這樣純主觀的對人，自然沒有不失敗的。

中國今日複雜的社會，生出複雜的人的頭腦來，複雜的社會意識，影響每一個個人，即就同在一條道路的同伴說罷！那每個份子的發展也是絕對不能完全齊一的。一個最前進的集團裏，也仍可找出某一個份子保有最落後的某一部份意識來。這並不是什麼不可能的奇跡啊！我們對於這一羣人，就不能機械的拏出一個共同的态度來對他們。譬如他犯了過錯，你要指摘他，批評他，有能接受的也有不能接受的，有的人，他樂于在真理下低頭，有的人，雖然明明曉得自己有些不對，他對你無情的指摘，有些吃不消，他于是和你固意別扭，離開了真理，變成對人的問題。我們常看見一件很容易解決的糾紛，到了一個態度不好的人的手裏，只會越弄越糟，固然，這種不管是非，專看人家的態度來和你無賴是不對的，是小所有者的劣根性，但你罵他一

千句，對於事實上會有什麼好處呢？天下既有這類的人，你要與這些人在生活上發生接觸，你就不得不注意這些，這還只就一個團體說。至於整個的社會，五花八門的現象，紅黃藍白的人物，你的應對那就更不是抱一個「我生來如此」的態度可以過得去的。

原則要用在具體的現實上，不是容易的呀！抽象的談對人的態度易，具體的去應對人難。這你要了解對方，分析對方的社會階層，教育，習慣，個性。你還要約束你的情緒保有相當的冷靜，並能靈活的，耐心的與人周旋，這是一種藝術啊！

並且我們對於某一人態度，也不能是固定的，我們要從他的發展中，隨時改變我們的態度。一個思想落後的青年，起先，我們誘導他，等到他往前進一些了，我們也許變為對他反嚴厲些，更加緊督促他，等到他已完全是志同道合的同伴了，我們甚或用不着客氣，對他或者更苛責一些。一個以前

不同道路的人，我們甚或不免紅臉對白臉，不能弄在一起，譬如在今日聯合戰線之下，那就完全不同，祇要他有站到戰線上來的可能，我們就不應再對他有敵意，拒絕他的向善。

這一方面真是學不盡的乖啊！我過去這十年來，是學得太少了，我還不過是一個「生性如此」的硬漢，所以我在不知不覺中得罪了許多人，（我現在要對許多無心中被我得罪了的朋友致歉啊！）是的，自己是無心的，對人是善意的，尤其如此，我的過錯更大，爲什麼不有心一點，使一切可以爲善的人諒解呢？

個人成功失敗事小，在今日聯合戰線締結的過程當中，人與人的關係的處理就不是小事了，私事了。今日我們還看見許多不容人的面孔，「生性如此」的氣派，狹隘，小心眼的心腸，武斷，家長式的教訓，看不起人的眼色，不管對方的一切公式主義的態度。這一切，明顯發現在各領域內，甚或在

同一救亡的陣營內，也不能例外。現在有些不必要的，非政治的論爭，小團體的互相傾軋，仇視，個人與個人間的誤解，猜忌，懷疑以及許多由對人的態度演出的悲劇，談起來真是「令親者痛，仇者所快」的現象，我們如果追求它的根源，亦無非對人的態度生出的而已。

在主觀方面，我們應該如何的自責與改變啊！

至于在客觀方面呢？在別人對自己的態度方面呢？我倒覺得不要太注意它。我個人根本就不大注意人家對我的態度，我問的是人家對不對。我曾經看見許多在意識上已經是動搖了的人，對他的政治信仰已經不忠實了，他却藉口某一個人的態度問題作爲自己反動的自飾，我非常鄙棄他們。我也覺得，我們不應該過于注意別人對自己的臉色，或態度的強硬，甚至不大禮貌這些小節上。我常常這樣理解，這是他的個性，老實說，我高興一個人當面因出于誤解而罵我，我不高興那種臉上擺着笑容，而心裏却很深沉的人。我

最不高興聽見，那個人在背後說我什麼壞話，而當面反恭維自己。我覺得，我對不起他，我使他失掉「人格」了。

在主張方面，我高興別人有主張，強硬一點都沒有關係，我最怕人家沒主張，又不接受正確的主張。我高興別人和我爭論，爭論時，炒鬧一點也不妨，或者在忘形中，對我做着「老虎臉子」，甚或誤罵一句「國罵」，失手打了一下，也許我那時也還他一拳，但兩人決不會變冤仇，我一定在第二天去拜訪他，再來爭論我們未解決的主題。

我根本反對把別人的態度的問題看得什麼了不起，不管真理不真理，合理不合理，應該不應該，專來看重別人的態度。我常常對一個態度很好而站在虛偽方面的人抬槓，我在抬槓中，一點不敬重他的笑容，修養，我心中自語道：「這是奸相」啊！我不上你的當，我更不惜作「老虎臉子」。

這裏，自然有時因為一時陷于感情用事，心裏覺得難過的事，也是常常

有的。我慢慢讓氣平息，一到腦子冷靜了些，我去回想我所遭遇的事，我所碰到的人。如果果然發覺是自己錯了，別人是對的，我無不聽從，或者公開向他認錯，或者事實上接受他的話，在行動上答復他。對於他的態度，我不久就忘記了。

是的，世間上，完全的人不容易找的。有能力一點的人，常常有些「霸道」，只要他的「霸道」不是武斷，就讓他一點罷！好在他是對的，也許自己的進步，完全就在他那難看的臉色上，因為怕第二次再受到那樣難堪的臉色，於是馬上自己改變了，這不正應感謝他麼？同時，我想，如果一個人，每天夜裏睡覺前，一定要把日間接觸的人的一言一動，都來一番回憶，不容忍別人多閉一次眼睛，那不是天下頂麻煩的事和最無味的生活麼？

這對於在今日聯合戰綫下，遭受着別人善意的難堪的人，大概也還有用處罷！爲了救亡而遭受了別人的無禮或不應有的態度，雖然在事實上是不能

該，但如果自己是一個真的忠於民族的戰士，那又何傷於我呢？我們不能專記這些小節，而使救亡偉業受到絲毫影響啊！

原諒別人一點罷！你只應自己去對人時，更特別注意一些，那才是真正的一個戰士的態度。

如果太委屈了呢，自己個人躲在什末地方流一回眼淚，也沒有關係，索性使心頭輕鬆輕鬆，但不能也意氣用事，壞了大事。

這也許可說是新的世故罷！但這是當前我們大家要學習的，不是個人的私事呀！

現在又要離開香港了，我不知道我的缺點改變了沒有，這要請問生活日報的同事們！

雜誌論

聯合戰綫在「雜誌界」

(一) 先說幾句引言

好久以前，就想寫一篇漫談雜誌的文字，但因自己天天過的也還是編輯雜誌的生活，一想到，光祇口裏會說，連自己參加編輯的雜誌，都不能夠按照自己的主張去實行，那不會鬧出自相矛盾的笑話麼？幾次動筆來寫，終於沒有寫好。

這次暑期，藉着朋友的相邀，來到香港玩玩，本來想，換換趣味，不談這類問題，使自己吸收一點另外的空氣，不想，在許多朋友的無所不談中，

接觸得最多的又偏偏是這類問題，一位新從國外回來的朋友，更是興緻很濃，他對國內雜誌的出版，抱着非常的關心。不錯，這些雜誌是給了國外僑胞許多了解國內的材料，至少從這裏可以聽見中國大眾一部份的聲音。

有一次，他忽然生出了一個疑問，他說：「中國今日出了六七百種的雜誌，沒有人寫出一篇雜誌論來，這真是一件奇事。這不是一個很有文章可做的題目麼？」我當時心中頗動了一動。跟着有一個朋友說：「這樣多的東西，誰有時間都去看呢？並且要全部買一份，也要花大的本錢。」他笑笑道：「有能力做這篇東西的人，現在恐怕只有上海雜誌公司老闆張靜廬先生罷！」我們大家聽了也笑了一笑，但並沒全部同意他的意見。在發行和營業上來論，今日中國出版的雜誌，張靜廬先生的經驗最多，他的意見自然值得我們寶貴，我們真的也希望張先生能寫出一篇這樣的文章。但是，如果站在整個文化立場來論它，那到非他所宜。這是要跳出營業，甚或跳出某一個雜

誌編輯的狹隘範圍來觀察的，那才能看到全部，得出正確的結論。

因為我的多嘴，我的話說得最多，大家就笑道，「還是讓你來寫罷！」這使我想到我過去的計劃，我那篇未完的文字，把我的興緻又引起來了。我在一種惶恐中，羞愧的接受了這種笑談中的付託。

自然，我來寫這篇「有文章可做」的文章，還是不適當的，來漫談一下，把過去要寫的東西寫出，那到沒有什麼不可以。好在現在我在事實上，暫時在休息，沒有編什麼東西，眼光是可以看遠一點的。至於一定要用雜誌論的題目呢？那確實有些羞愧，恐怕要名實不一致罷！

我也和那位朋友所說的一樣，我並沒有時間和金錢去買中國今日出版的全部雜誌。一本本去讀它；同時我還沒有那樣的興緻。我還懷疑，是否真的會有這樣的一個人，有一本百科辭書的知識，能讀懂全部的東西，作出正確的批判呢？大概不會有罷！即令真的有的話，他對於現階段中國文化的了解

的程度，也還是一個問題，他有了讀懂全部雜誌的能力，時間和金錢，如果對於現階段的文化不了解，那這篇論文也還是做不成功的。在我覺得能寫這篇文章的人，到不要他全部去讀，問題的重心似乎不在全部讀上。

按照生活書店『經售全國雜誌一覽表』上，全國雜誌大致分爲二十一類。即，「一般讀物」，「國際，外交，時事」，「社會科學，政治，法律」，「經濟，統計」，「工商，金融」，「軍事，交通」，「自然科學，理工」，「化學，電工」，「工藝，工程」，「農村社會，農業，畜牧」，「醫藥，衛生」，「婦女，家庭」，「教育，體育」，「語文學」，「讀書指導目錄索引」，「文藝，小品文」，「畫報」，「電影，音樂，攝影」，「學術研究」，「史地」，「兒童讀物」。

這種分類自然有許多不合理，重複，凌亂，這是按照營業分的，不過這裏與我們全無關係，我們並不注重這些對不對上。我開出這張「一覽表」來，

僅僅是要使大家看看今日的中國出版的雜誌大概有些什麼。我們要討論的，不是還缺些什麼，我們要大聲疾呼，叫人趕快補足，也不是抽象的站在某一專門科學的立場上，來檢討某一種刊物的內容的正確不正確，我們要注意的問題，完全是在另一個方面。

我們要問：在中國文化現階段上，這些出版物盡了一些什麼作用，怎樣使它盡更大的作用，它的配置當不當，如何把這種無政府狀態的雜誌出版者，盡可能做到有計劃，編輯者的方針對不對，作家的態度對不對，如何在雜誌出版，編輯，撰文上，最大限度執行聯合戰綫這一救亡政策，使中國的雜誌出版，負起現階段的文化運動，和救亡運動中應負的使命。

這才是本文的真正的目的。

(二)這六七百種雜誌怎樣產生的，它幹了些什麼？

目前這六七百種雜誌無疑的是在無政府狀態下生產的，為什麼中國近年

來會有這大量的雜誌生產呢？自然，這不是由于偶然的原因。

有人說，這是中國出版界沒落前的反常狀態，出版界因為經濟的不景氣和出版的不自由弄得無路可走了。大的書店像商務，中華就單靠翻印古書和代政府印票子在維持殘局，中等書局也只跟着他們走，但是因為資本有限，不能印大部頭的古書，於是就把僅有的資本投到印一折八扣書方面去。兜印票子的生意，那却不是每一個書店可以搶到的。一般專出版新書的書店，尤其因為文學書禁得厲害，再沒有什麼生意可做了，大家都趕不要本錢的路走，都來出雜誌。這些話，雖然有幾分對的，但却不能說明今日大量生產雜誌的原因。

我們固然不能否認今日出版界沒落的事實，許多書店在靠花花綠綠的雜誌裝飾門面。書店老板在利用「不要本錢」，來代人發行雜誌，也是事實。但這是極少數的書店，現在大半的雜誌，並不是由書店出的；尤其不是大書店

出的，因為出雜誌，雖然不要大的本錢，却並沒有大的利息，不能單靠雜誌維持營業，書店老板並不十分高興幹這買賣。

出版這許多雜誌的發行家是什麼人呢？

作家個人，學術團體，作家或學術團體與書店合作，書店，政府辦的或受政府津貼由書店或個人出名等五種人。

在發行種類上，由作家或個人，由學術團體自己發行或由作家與書店合作的，這類雜誌，現在要佔絕對多數，這些雜誌內容一般都比較充實，銷數有的是居雜誌發行的權威，他們大半是靠讀者來維持開支，完全是以文化為立場的。在發行種類上也佔相當地位的，那是政府主辦或受津貼的雜誌，銷數甚微，真正「書店雜誌」，除開商務，中華，開明各有一種以外，可以說沒有，有的只是些投機雜誌，如畫報，影刊之類，文藝雜誌雖然也有「書店雜誌」，但總不能維持長久，所以不列入「書店雜誌」以內。

從這裏我們可以看出中國當前思想鬥爭的激烈，人民要說話，無論如何環境困難都要說話，同時另一方面也不能不有話來對付民衆，自己不能不出來說話。因此形成了雜誌的兩極運動，蓬勃的現象。這裏也表現了中國大眾更關心實踐，大家對於實際的問題都在注意，讀雜誌比讀整本書的要求來得大。這才是中國今日大量產生雜誌的真正原因，是國難一天天嚴重，民衆醒悟與社會抗爭的擴大的正確的反映。

至于問到他們過去盡了一些什麼作用呢？

這二十二種類的雜誌，真正盡過推動時代的進步作用的那就覺得未免太少了。畫報，影刊，他們在過去只在供少數暴發戶的家庭消遣，專門技術雜誌，各大學的所謂純學術雜誌，他們都看不見中國現實，或者只局限于技術，或者還在搬古董，他們還在作爲學問而學問的幻夢。這些東西是濫費紙張印工，並沒人要讀。作家雜誌，也有的只在作文人的筆談，避及現實，有的

完全是販運洋八股，有的雖然也裝作不忘現實，但自視很高，自己站在雲端裏說話。有的是專爲和人家鬧意氣的，除罵人外，不管其他。除開這一些，那真的盡過時代職責的就有限得很了，相反的傾向的東西那更不必說它。

是的，雖然是「有限得很」，也還是足慰的事。我們現在且把那位新自國外回來的朋友的話，介紹出來，作爲對這些負過時代任務的雜誌的一個總評罷！

從一二九到現在，中國一切新型的雜誌，那位朋友大概都看過一些。譬如大衆生活，世界知識，知識，第一綫，動向，客觀，婦女大衆，讀書生活，婦女生活，生活知識，海燕，永生，時代論壇等等，他都有一兩期，並且大衆生活，世界知識，永生，讀書生活都是接續看的。他對於一二九以後兩三個月以來這些雜誌有一個共同的感想，就是覺得這些東西，雖然都反映了實踐，可是他們間很少注意到各自保存自己的特點，把實踐很活潑的從自己的特點發揮出來，變成了大家在唱同一個調子，失去了文化多方面在教育

大眾的作用，並且也覺得太單調了。

他還有一段很值得注意的話，他說：「這些刊物都祇注意到一部分已有一些覺悟的羣衆，深恐自己的論調趕不上羣衆的要求，大家都不顧一切，激昂慷慨的在說話，沒有想到沒有覺悟的民衆並不是少數，中國民族解放的成功並不就在明天，我們工作爲日還長，我們要更沉着一些，要把更廣大的人作爲我們的對象，要我們的刊物能走遍各地。我們各自要保持自己的特點，我們要有各種不同的程度，性質，調子的刊物，多面的去接近大眾，長期的去教育他們。不要專門變爲已有一些覺悟的人的刊物，祇圖一時的痛快。」

這一番話很感動了我。我不知道其他的雜誌主持人，編者看了作何感想，我認爲這裏恰恰指出了我們大家共同缺點的中心，我個人是接受這種指摘的。

因爲在編輯上犯了公式主義，打先鋒的錯誤，所以聯合救亡戰線，在這

裏不能取得成功，刊物的聯絡，只能狹隘的找自己的朋友，我們和絕對多數的刊物的距離一天天隔離。因此，我們這些刊物變成了孤軍抗戰，單獨的受到狂風暴雨的打擊，在郵禁及地方當局的扣留等待遇下，刊物能達到的區域更是一天天的縮小範圍。即令不遭禁令停刊，也會因銷路銳減而不能支持營業，傳聞將要停刊的××××，就是爲了經濟的原因。我們看了過去許多有着一時令名的刊物，今日都成了「抗日英雄」，從出版界「退隱」，真正要不勝感慨了。

在發行的配置上，我們也可以找出許多的缺點。同一性質的新刊物的誕生太多，結果是弄得人力分散，發生稿荒，經濟力脆弱等現象。作家爲了應付各方的寫稿，不能不發生粗製濫造，有一個寫國際文章的朋友，以同一題材寫了四篇文章，應付了四個雜誌，其他一個刊物還問他要稿子，他弄得頭痛發昏。這裏不獨沒有減弱無政府生產狀態，還紊亂了過去發行系統，減弱

了自己的力量，這並不是一個可以隨便忽視的問題。

在一般撰稿方面，除已經提過的「粗製濫造」以外，不免太偏于熱情，欠沉着的态度，不免流入公式的濫調，欠具體，細緻的文章，今日我們平心靜氣的讀過去的一切文章，不免令人感覺空虛，單調，我想，祇要自己是虛心的作者，諒來不會否認這事實罷！

在雜誌出版，編輯，撰稿三者的聯繫，過去即令做到了一些，那也不過在形式上成功了一部份，離聯合戰線的勝利的道途還相差很遠。

總之我們反觀過去，如果從上面這般嚴格的說來，我們的缺項真是太多，不過，我們自然不能認為這是我們全部的失敗，許多錯誤的造成，也有其造成的原因存在，並且過去所盡的任務，在相當的作用上正是非常光榮的，爲了要使今後雜誌的出版取着康莊的大道前進，我們因此要追咎過去的缺點，我寫到這裏，作爲一個雜誌編輯人的自己真是不勝汗顏了。

(三) 幾個概念

不管我們過去有怎樣的缺點，但雜誌在過去的救亡運動與大眾文化運動中，都佔有很重要的地位，盡過相當的作用，那是毫無疑問的。在今後，我相信，它的地位和作用還不會改變。但我們怎樣使它在救亡運動與文化運動上起更大的作用呢？

這確是本文最中心的問題。

首先，我覺得有要求大家對當前提出聯合戰線這一救亡政策有更深刻的了解。因為只有對這一政策有普遍的了解，系統的在各領域應用後，我們的救亡才會變為廣大的全民的行動，在雜誌界，要想發揮更大的作用，自然只有充分的正確的運用這一政策。這是最基本的一點。

其次，我們要求大家對中國民族解放運動作更深刻的了解。因為我們要想在民族解放運動盡言論和教育的職責，我們不獨要了解民族解放運動的全

輪廓，並且要把這一運動發展的實踐的每一環。中國民族解放運動到今日止還是在艱難困苦的階段中，前途無疑的還是鬥爭的連續。全部的勝利決不就是明日。我們不能單憑主觀的希望，忽視鬥爭的階段，而失沈着應戰的態度，只在抽象的鼓勵上，作祝禱式的言論。

因此，我們要認明具體的中國，不是幻想中的中國。我們要認清中國社會複雜的性質，中國大眾認識的不平衡發展的事實。我們要求今後的文化運動是配合着這不平衡的狀態，廣大而又深入的教育大眾。不要只看見少數進步的份子，把更廣大的羣衆丟掉不顧，把運動自己束縛在極狹隘的範圍內。固然，我們要使較前進的份子更往前進，但我們最重要的還要使落後的人走向前來，使落伍者不斷的走向前來，大家都前進。我們這裏不能再容許公式主義的存在，把實踐的文化運動的多面性，弄成死板板的公式，無實踐內容的東西。

我們還要反對那種看不起文化的不正確的傾向。他們把文化運動看做是「和平運動」，以爲民族鬥爭，用不着什麼文化運動；或者把文化運動機械的分爲「和平的文化運動和鬥爭的文化運動」，以爲「鬥爭的文化運動」，一定是要滿口的「鬥爭」，「鬥爭」，方是對的，否則，就變成了「和平的運動」，因此要反對它。這完全是形式主義者的看法。文化運動的鬥爭性，不在外貌而在內容，離開了實踐，「和平」的教育，我們要反對，離開了實踐，而空喊鬥爭，我們也要反對。因爲不合實踐都不是真的鬥爭的東西。文化運動有它特有的立場，它的任務是在進行思想的鬥爭，但它並不要包辦一切；統治全部民族解放的戰野。文化活動的方式，雖然在今日我們不應忽視民族解放鬥爭中戰術的訓練，但並不就因此而不需要一切基本的教育，在外表上好像是和平的教育。今日我們固然要反對復古的文化運動，但也要反對幼稚的，超現實的文化運動。

一個雜誌的主持者，編輯人，或撰稿人，似乎都應具以上的概念，才能在今日這激變的文化界站得住足，才能不被復古的惡魔所吞食，才能不被幼稚的傾向所動搖。雜誌界同人才能在救亡運動中盡它最大可能的職責。

（四）怎樣調整無政府生產

我們怎樣來「調整」今日雜誌的發行的這種無政府狀態呢？

我們並不幻想到完全消滅無政府狀態的生產，因為這是在今日社會關係下所不許可的。我們應多給人自由生產，並鼓勵有更大的生產。但我覺得「調整」今日不健全的狀態仍是需要的，並且在今日作家發行的雜誌佔着相當的數目，要使生產弄得更適合實踐的需要，發行有系統些，並不是完全不可能。

第一、我想，大家不要眼睛都注意在上海，把發行的區域弄大一點。固然，上海在今日已成為中國文化的中心，在上海出版，可以有許多方便，並

且可以把全國讀者作爲對象，發行一定更廣大。但就文化的意義說，今日中國實在更需要有地方的雜誌。今日雜誌內容一般的空虛，就因爲大家把讀者對象弄得太廣大，很難有獨特的特點。譬如現在華中，華北，華南，都缺少有地方性，有豐富內容的雜誌。我常常想，倘若在這幾個區域，各辦一種像以前大眾生活那種綜合的周刊，能確確實實反映地方文化的特點，按當地青年的文化程度，替當地青年解決一切他們要求要解決的問題，我以爲一定可以爭得廣大的讀者。就經濟說，出一種周刊。如果開支不大，稿費即按千字三元計，有了七八千份的銷數，也可以顧到開支。這實在是今日雜誌發行路線的一條新道。倘能辦到，它可以調整今日發行的不平衡的現象。

第二，各種雜誌千萬要注意自己的特點，確定自己的對象是些什麼人，發揮自己的特點。林語堂先生曾慨嘆中國沒有好的雜誌文讀，在以前的「人間世」上，特別介紹外國雜誌文，我們很同感，爲什麼中國不會有好的雜誌

文呢？原因自然不只一個，可是中國雜誌發行人沒有固定自己對象是些什麼人，是主要原因，因此應該說些什麼入情入理的話，編輯先生就未想過。只是隨便去找作家，拉稿子，失掉了特殊性。所以往往同一個稿子，在許多雜誌上都可登出。雜誌文從此就失掉「靈魂」了。

我想——又是想，如果每一個雜誌都注意自己的對象，自己的特點，盡量去發揮自己的特點，說它想說的話，那話一定說得動聽，真切。譬如一個高級的專談國際問題的雜誌，儘可以專向國際知識及研究材料，儘可能的方面深化，吸住愛好這一部份的讀者就得了，不必更野心的去奪其他雜誌的讀者。以高級公職員爲對象，以趣味爲目的的雜誌，儘可專談趣味，不必要天下人都如此，也不必宣傳趣味高於一切，在公職員外不必一定要再找其他的讀者。這不過是隨便舉一兩個例子，總之，每一種雜誌，以發揮它的特性爲原則。

這裏，絕對不應該專門模倣，看了王麻子的生意好，馬上來它一個汪麻子，萬麻子。這不獨不合文化分工的原則，並且這也不會取得廣大的讀者。今日市面上模倣的雜誌很不少，內容的性質大致相同，甚至連分欄，標題，封面的式樣完全相同，但模倣的東西，大致因質的貧弱，總難通過讀者的眼睛，出不上幾期，就看不到它的蹤跡了。我希望作家的雜誌中，如果自問某幾種雜誌的性質，對象既然全相同，到不如節省經濟，集中人力，來它一個合併運動，那到是調整這紊亂的發行上一個最良的辦法。

第三，許多不同種類的雜誌，一面各自注意各自的特點，發揮它的特點。一面要在救亡上，互相結合起來，形成聯合戰線，聯合戰線，不是要大家放棄了特點，同說一樣的話語；而是同一政治要求，通過你的特點，去反映它。反映的程度，雖然越反映得多越好，但不一定要和矮子爲難，違反生理的把他拉長。譬如，你談趣味，你就在趣味中去諷刺黑暗罷！能刺得看的人

有些痛，因而得到覺悟，固然更好，只能使他不安也可以。你在這以外，不能反映得更多，也可以，只要你把諷刺用到反映現實上來，儘你最大的可能。一種消閑的畫報罷！也希望多印出幾張現實的照片，圖畫，使醜惡的現實，民族的危機和千千萬萬同胞所遭受的亡國慘痛，這些影像，帶到闊人的會客室中去，也就盡了相當的作用了。音樂雜誌能不忘民衆的歌詠，多介紹大衆的歌曲，戲劇雜誌，能多介紹國難劇本，技術雜誌能與現實連繫，也就頗可說一聲滿人意了。

至于政治，經濟的雜誌呢？不管屬於任何學派，在學理上固然有真偽之分，那另是一個問題，但當前祇要在救亡的一點上，各自發揮自己的主張，只要于救國有益，一樣盡了救亡之責。其他學術雜誌，亦無不如此。我們這裏也要有最大的寬容，我們要盡可能的動員每一絲一毫力量，在救亡的言論上。要這樣才是聯合戰線在雜誌界的系統的運用。聯合戰線在言論界，不應

先懸出一種什麼標準，不合這標準，就認它是漢奸，那是所謂狹隘主義，關閉救亡的大門。我們現在要求的是把救亡的大門打開不許有誰包辦！我們要擴大雜誌在言論界的地位，我們要讓每個雜誌都說話。我們現在也要像政治上一樣，不分宗派，思想，政治主張的如何不同，只要你不作替侵略者漢奸的文化宣傳，我們都認為是同盟者，都可以結成聯合戰線。

自然，思想的鬥爭，學術的辯論，策略的論戰，這裏還是不免的，但除開是站在漢奸立場外，我們應該採取友誼的爭辯，用真理說服的態度，使真理更接近于廣大的大眾。這樣一來，我們因為基于救亡的共同要求上，就把發行業務上的無政府狀態真正的「調整」了。

（五）爲編者作者進半言

對於編輯方針和作家撰文的态度方面，似乎在這裏還要略爲進言。現在且提出幾個要點來，以供大家的討論罷！

關於編輯的方針，在上面實在已經說得很多了。這裏還要贅說的是，一個雜誌編者應把握客觀實踐的發展，靈活的在自己刊物的特點上反映出來。注意到讀者對象的接受性，沉着的教育大眾，不要因為空氣的狂熱，自己失掉「理性」，不知不覺變成了公式主義者，離開了讀者。其次，要注意到你的刊物能走到全國為最高原則，要注意環境。不能不顧到環境，不要抱着打先鋒的主義，只圖一時的痛快，弄得刊物的短命，或發行範圍不廣，這在今日，有特別重要的意義，這不是要我們屈服環境，不想法子衝破環境，自己變成一個絕對客觀主義者。恰恰相反，我們要衝破環境，擴大說話的限度，但不是單靠自己的筆，我們憑藉的力量是廣大的讀者，祇有一個刊物在羣衆中發生了廣大的影響，我們的言論，才可以獲得相對的自由，壓迫者才有所畏懼。要爭取言論自由，固然有許多法子，但決不是採一時洩憤，或投機的方式可以達到，而最基本的恐怕是在大眾中造成了深厚的力量後才有勝利的方式。

可能罷！

注意啊！我們不能向地下發展！愛國言論，救亡教育是要公開給各階層的大衆的。誰敢要我們不愛國，誰敢要人民不救亡！我們不要忘了一切在白日中進行，對萬千人說話，我們不怕人聽見，我們沒有什麼事情不能告訴人們，什麼也不祕密，不隱藏，我們愛國，救亡，在敵人面前也不否認：不隱藏。

編者與作者也應該保持更密切的關係。編者不得作者的合作，是唱不出好戲來的。作者如果不了解以上的意義與原則，那也一定寫不出適合一個刊物性質的好東西來。作者的撰文，不僅由他的能力來決定，還要看他如何反映實踐。現在有一個危機，就是有一部份讀者特別「前進」(?)要求作者的是寫得更痛快，作者爲了滿足這些讀者的要求，不知不覺中那枝筆寫下來的東西就特別尖銳，這原來不是壞的現象，不過，這一來，不是妨害了這個刊

物的存在，就是那高的調子只能適合極少數人快意，不能爲更廣大的讀者所能接受，因此，反減少教育的作用了。還有，就是過於把調子提高，在客觀上妨害聯合戰線的建立，這都是過去的事實。我們在過去常聽見人說：

「某甲又在什麼刊物上放了一個大炮了。哈哈！」

「某乙真說得痛快！」

「我寫了一篇東西，拿到某某刊物去了，看它肯不肯登出。」

「他的膽子太小，竟把我的文章退回。」

我們要知道，一篇文章的作用，重在影響別人，專能快意不是我們的目的，作者故意提高調子去難一個受到環境的限制的編者，更失了合作之道，與今日文化運動的步調是不合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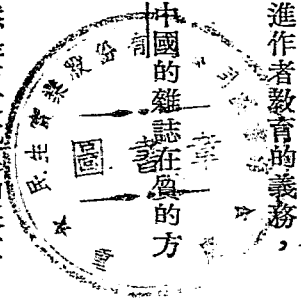
還有，那就是粗製濫造的問題。今日中國雜誌文的內容的空虛，文體的枯燥無味與公式化，實在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這大半的原因是作者生活的

艱難，寫文章的人太少，因而產生出這樣的結果。現在我們到處聽見找不到寫文章的人的聲音了。於是少數知名的作者，定貨壓集，難於應付。這確是今日一個不好的現象。這一面，我們希望編者注意對新作者的提拔，培植，也希望今日著作人協會及文藝家協會或個人盡一點對後進作者教育的義務，使這畸形的現象慢慢克服。

使可讀的雜誌文在不久的中國雜誌上跳躍出來，把中國的雜誌在廣的方面推進到一個新的階段去。

這是要求，發行人，編者，作家三方面的合作。

總而言之，統而言之，中國雜誌在不久的將來，仍然是佔文化運動很重要的地位的，它是否能克盡比過去更大的職責，這完全看我們如何努力。我這篇拉雜的話的提出，不過是想引起大家的注意，我的意見對不對，自然還望大家的批評，現在就擱筆等候朋友們的見教罷！



社會常識讀本第二套出版了

國際關係

伯韓編

世界地理

敬之編

婦女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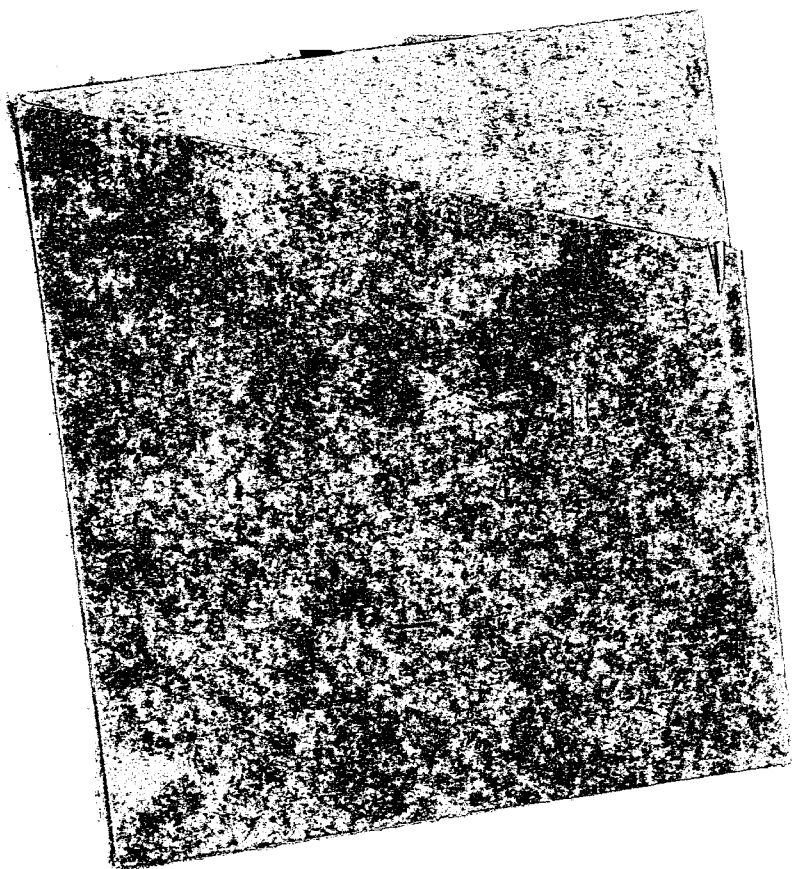
楚雲編

證平教，的，方，校和者和所驗不等
這民科真生從塊都，過又那以的是讀
套教書的活這字可工去能空選人在物這
書育或是知里的以，任運想材，書的讀
的的自替識一人用農何用的適從齋一本
價先學千。定，它，教正大合實裏種可
值生書千所能都作店科確衆大生寫先以
。們的萬以夠可爲員書的知衆活的例說
，問萬這得以教，不方識的的，。是
和題的兩到用本學同法完生體而因開
自。大套很它；徒。，全活驗是爲創
學我衆常好作凡，一通不與中有這教
的們，識的爲是婦切俗同時溶過書科
朋向解讀成自認女成的。代化大的書友
友全決本績學得等人文此的出衆作和
們國了的，的幾讀補體外要來教者千
，從一出很課百書習，，求的育，字
保事個世多本個班學也作，。經都課

分八價定冊每

售經總社版出活生書讀

號一十七弄橋斜路寺安靜海上



書叢小半角

論踐實

版三月四年七三九一

著

者

柳

湜

發行者

李

公

樸

出版者

上海靜安寺路斜橋弄七十二號
讀書生活出版社

經售處

全國各大書店
電話三〇三二一五號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每冊實價國幣二角

